

人生是一个过程
从零开始
转了一圈儿又回到了零

刘智一著

sui
yue
liu
hen

岁月留痕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sui
yue
liu
hen

刘智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留痕 / 刘智著.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54-0513-1

I. ①岁… II. ①刘…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7784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出版统筹 王继雄

策划编辑 晋璧东

责任编辑 晋璧东 杨佳凝

装帧设计 翰墨传媒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 66572434

市 场 部 (010) 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鄂尔多斯市桥头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果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转出版部。



作者刘智



老父亲和老母亲的晚年留影



前排左起：

妹妹刘慧、作者老伴魏孝兰、大嫂周凤花、二嫂甄修萍

后排左起：

妹夫李世强、作者刘智、大哥刘敏、二哥刘杰



前排左起：

妹妹刘慧、妹夫李世强、作者老伴魏孝兰、作者刘智、大嫂周凤花、大哥刘敏、二哥刘杰、侄孙女刘静媛、二嫂甄修萍

后排左起：

大侄媳吴晓英、侄孙女刘静依、大侄子刘岩、大女儿刘春灵、二侄子刘二永、外甥李欣、侄子刘永、侄媳刘俊萍、侄孙刘靖宇、二侄媳陈瑞霞、外甥媳妇刘颖佳



前排左起：

老伴魏孝兰、外孙王赫聪、作者刘智、外孙张益开

后排左起：

二女婿王逸韬、二女儿刘灵娜、大女儿刘春灵、大女婿张玉玺



左起：
汇能集团董事长郭金树、老郭的爱人李板头、农行行长波罗、作者刘智和老伴魏孝兰在土耳其留影



大女儿一家北京留影：
张玉玺、张益开、刘春灵



前排左起：
妹夫李世强、大哥刘敏、二哥刘杰、作者刘智
后排左起：
大女婿张玉玺、大侄子刘岩、侄子刘永、侄子刘二永、二女婿王逸韬



作者刘智在南非和孩子们留影



1994年作者在准格尔旗担任副旗长期间旗政府班子留影：左起，贾忠厚、刘继成、薛培明、王玉成、杨占林、郭成信、作者刘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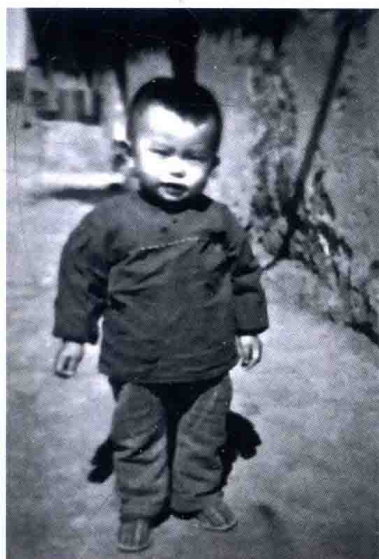
前排左起：妹妹刘慧、老伴魏孝兰、二嫂甄修萍、大嫂周凤花
后排左起：二侄媳陈瑞霞、二女儿刘灵娜、侄媳刘俊萍、大女儿刘春灵、侄媳吴晓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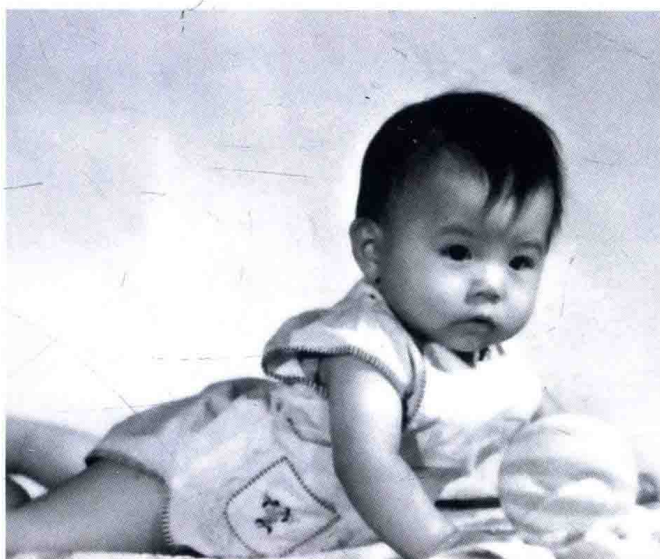
作者刘智在汇能农场和贾万荣（左）、杨文瑞（右）留影



魏孝兰和侄孙女魏容宇、外孙张益开在汇能农场留影



大女儿刘春灵
幼年时在准旗西营子留影



二女儿刘灵娜
幼年时在准旗沙圪堵留影



大女儿的孩子张益开2014年春节东胜留影



二女儿2014年5月4日出生的孩子（果果），
大名王赫聪留影



左起：
侄孙女刘静函、外孙张益开、侄孙女刘静依、
侄孙刘靖宇、侄孙刘浩宇、侄孙女刘静媛



2014年春，
作者刘智、老伴儿魏孝兰和外孙张益开在北京
留影



2014年春北京潭柘寺留影：
魏孝兰、张益开、刘春灵、
作者刘智



2014年春节
左起：
刘静函、李卓桐、刘靖宇、刘静依



2014年春节

左起：

汇能集团董事长郭金树、大哥刘敏、原鄂尔多斯市检察长赵子华



作者刘智越南留影

歲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刘氏家族2014年春节东胜留影

前言

歲月留痕

sui
yue
liu
hen

前言

转眼六十多岁了,到现在才真正感到人生就像“白驹过隙”,一晃而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特点,我们这一代人从贫穷和饥饿中走过来,到今天党的富民政策使我们过上了天堂般的好日子。我们非常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感谢党,感谢党的富民政策,感谢前所未有的好社会!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过来的?我们的前半生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我个人的经历又是怎样的?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后人知道。一是后人应该了解他们前辈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二是他们应该知道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做人的原则;三是历史的经验值得他们借鉴,这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和人生是有好处的;四是留一份简单的家史给后代,我们老刘家的家风是:“善良、和谐、勤奋、正直”,希望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因此闲暇时把记忆里的亲身经历记录了下来。由于不是专业作家,谈不上文学水平,只能是流水账。尤其是个别事实、情节也许有不当的地方,敬请知情者斧正。

感谢姑舅哥李天成以及其他亲人们帮助我编辑和修改了此书!

作者 2014 年 9 月 15 日于东胜

目 录

一、幼年	1
二、走出老荒地	11
三、童贞无瑕	18
四、走进学堂	21
五、少年风雨路	26
六、中学生涯	43
七、回归社会	55
八、父亲的担当	59
九、榜样的力量	64
十、命运的转折	71
十一、新的征程	80
十二、苦中取乐	87
十三、婚姻与爱情	99
十四、最初的担当	105
十五、改革开放	109
十六、乡镇公务员生涯	113

十七、业余爱好	119
十八、新的社会现象	129
十九、乡里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131
二十、向大寨学习	134
二十一、选举点评一二三	137
二十二、四道柳乡工作	140
二十三、党校学习	145
二十四、村级党建和调研	154
二十五、旗委办工作	164
二十六、职场拼搏	173
二十七、煤炭局的历程	192
二十八、汇能集团的工作	203
二十九、异国风情	216
三十、亲人们与家庭生活	229
三十一、生活杂记	238
三十二、人生感悟	259

一、幼年

从远古到 20 世纪末,院落是人类居住社区的最小单位之一。有的几家合住,叫大杂院;有的只住一户人家,叫单门独院。在那些院子里,有的演绎着荣华与富贵,有的隐藏着艰辛与苦难。

大约在三四岁的时候,我有了记忆。我家居住在一个贫瘠荒凉的山坡上,三面环山,面北坐南有几孔窑洞。门窗低矮简陋,东北面用石头垒了一米多高的院墙,中间用栅栏做了院门,猪圈、碾房、磨道都在院子外。在我的记忆中,白天大人不在家时院门大多是锁着的,窑洞和那很小的院落是我和六岁的二哥、一岁的妹妹能够玩耍活动的唯一空间。我那时唯一的奢望就是到大门外看看,看大门西北面的大路上有没有行人通过,看放羊的吆喝着羊群从对面的山坡上、沟里一路走来。那时候那地方有狼,有一天,妈妈指着大哥脸上的两道伤疤对我说:“三三,你大哥脸上的伤疤就是大灰狼咬下的。”

那是 1948 年的秋天,妈妈领着三岁多的大哥在门坡上挖土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跑来向妈妈要债,妈妈边挖土豆边和那孩子说话。大哥在挖过的土豆地里玩儿,隔一会儿捡来一个小土

豆,拿给妈妈看:“妈妈,我捡了一颗山药蛋!”妈妈夸奖大哥好孩子。大哥玩着玩着离妈妈远了一点,就在这时候有一只大灰狼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下子扑倒了大哥,一口咬住了大哥的左腮帮子,大哥哭不出来了,鲜血直流。就在这危急关头,来我家讨债的男孩子看到了,他大声喊:“大娘,你看那是个甚!”这孩子也很害怕,边喊边往妈妈身边跑。妈妈一回头看到了狼咬住了大哥,边喊边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用镐打狼。对面山上放羊的听到了妈妈的哭喊声,这个大男人也大喊了起来,那狼放开了哥哥,跑了几步还回头看看,这时周边山上劳动的人都喊了起来,狼才逃走了。妈妈抱起满脸是血的大哥赶快到哈拉寨镇包扎伤口,这年整个冬天,大哥的脸上一直流着血糊糊。至今大哥的脸上还留着两道狼咬下的伤疤。从此,妈妈把门看得更紧了,只要她不在,门就会被锁上,我们几个小孩子更充满了寂寞和恐惧。

沿清水川向东约三四里地,是陕西省府谷县的哈拉寨镇,站在我们家大门口,哈拉寨镇上的佛教大庙清晰可见,每天清晨,从大庙里传来悠扬的钟声。在我的想象中哈拉寨镇肯定是个大地方,那里有许多的房子,许多的人,一定很好玩,但小时候没记得去过哈拉寨。

我家门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深沟,下雨时洪水顺沟流到了清水川。沟对面是石头山坡,山坡上有很多石鸡,我从小就听惯了石鸡的叫声,“嘎格拉……嘎格拉……”这是我最熟悉的歌声。沟里很深,我家仅有的几分水地和水井,就在门前几十米深的沟里。沟的前面很深、乱石林立,我们从来没敢下过前沟里。沟的对面有一户张姓人家,和一户姓任的人家,他们的院墙和房墙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西北边沿山脊有一条大路,路旁有我家自己盖的“龙王

庙”。我们居住的南山坡后，也有一户人家，这里仅有的几户人家相互间相距很远。我们这里不叫什么村子，只听大人们说这儿的小地名儿叫“车路峁”。据大哥说，一百几十年前，父亲的爷爷从山西河曲“大战湾”逃荒到内蒙古，他挑着一副担子，一个筐里是行李，一个筐里是年岁很小的爷爷，老伴儿跟在后面。他们一路乞讨着走到车路峁这个地方，看到沟里有泉水，看到山坡上鸡窝似的圪卜卜里长着草，估计能长庄稼。于是就在山坡上挖了一眼窑洞，开了几亩薄田，住了下来。在这里一住就是一百多年，到我们这一代共生养繁衍了四代人。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和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一样，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向贫瘠的黄土地要粮食吃，要衣服穿。所不同的是，从爷爷那辈起，就注重了对子弟们的文化教育。在缺吃少穿的极度贫困中，省吃俭用，拿出一点儿钱来供最小的孩子上学，起码要孩子识几个庄户字。我父亲就是念了三冬书，仅凭这点文化，1950年父亲参加了五字湾供销社的工作。到父母这一代，对我们兄妹几个的上学问题更加重视了，大哥八九岁时就到离家几里路的老荒地小学上学了。家里常常只有二哥、我和妹妹，二哥六岁，我四岁，妹妹只有一岁多。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哥刚过十岁就是个“小大人”了。只要大哥在家，从几十米深的井沟里往上担水都是他的事儿，四十多度的陡坡，上百斤的木头桶和水，对于一个十岁开外的小孩子来说，那种艰难可想而知。秋收时节，粮食、土豆都是妈妈和大哥背、扛、挑回来的。有一次，大哥和妈妈一起到地里割谷子，那一年风调雨顺，阳光和雨露滋润得谷子秆壮穗沉，大哥没割几下就割破了手指头，鲜红的血滴到宽大发黄的谷叶上、谷地里。大哥只好跑

回家止血。他把手伸到院子里的缸中,用积下来的脏雨水清洗伤口,几瓢血水洗了,还是流血不止,最后,妈妈找来些破棉花,烧红了,给他按在伤口上,才把血止住。

还有一年秋天,妈妈和大哥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挖土豆,天完全黑了下来,大哥一趟一趟往家里担土豆,家里只有二哥、我和妹妹三个小孩子,听到院子里有响声,但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既不敢点灯,又不敢下地关门儿,三个人藏在炕席底下等妈妈和大哥回来,妈妈回来后看到这种情况,埋怨大哥不晓得给我们点灯和关门儿,大哥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干那么重的活儿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能想得那么周全呢?可见妈妈当时把大哥按成人来对待了。

在那偏僻的小山沟里,还有许多幼年时的事情历历在目。有一年,我们院子里来了一户姓张的邻居,他家借我家空余的窑洞住了下来。他家有四五个孩子,院子里孩子多了,对狼的恐惧也小多了。我们几个小孩子可以站在大门口,看门西边的大路上人来车往,看羊倌吆喝着,赶着羊群慢慢地从沟里走过,遥望着清水川对面哈拉寨镇寺庙那奇特的房顶。到了傍晚,山坡上的石鸡也叫个不停。再过一会儿,太阳完全落山了,夜幕徐徐降临,有时候夜猫子也鸣叫几声,叫人毛骨悚然,大家赶紧各自跑回了自己的家。即使是这样,那是我们当时所能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到了第二天,还要站在大门口去看,去听。

在那荒凉偏僻的小山村里,我们小孩子心里害怕的东西太多了,不来人时害怕,来了生人时也害怕;寂静无声时害怕,电闪雷鸣狂风呼啸时也怕;怕天黑,怕家里、外面那几间废弃不用的破窑子。所有的这些怕,都是有缘由的。我们院子里的那家邻居住了一个时期后,他家的大儿子不知得了什么病,没有几天就死了,死时